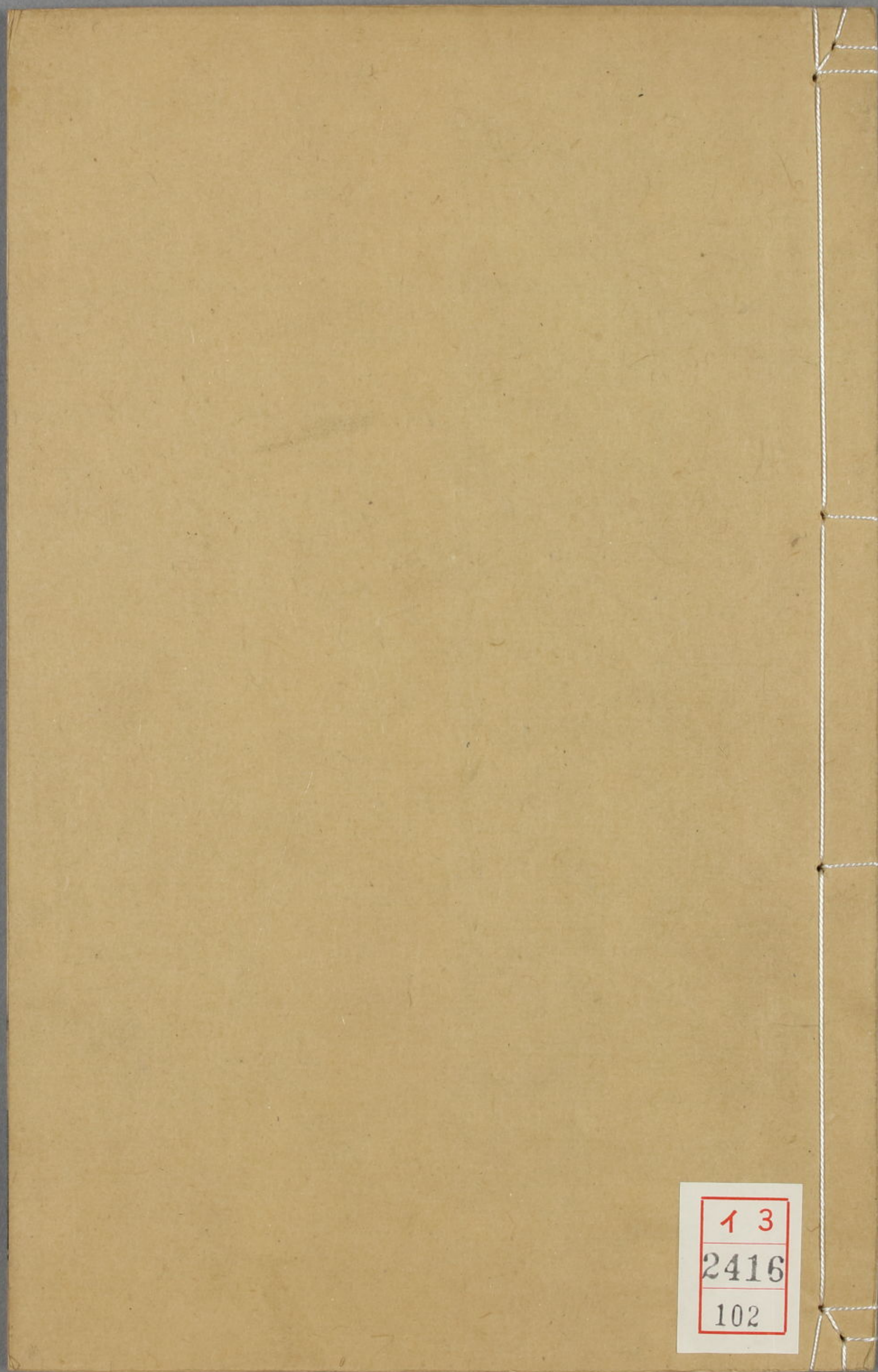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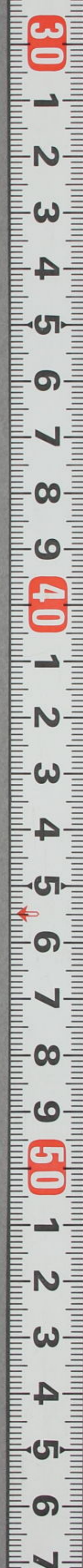




1 3
2416
102



13
2416
102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半澤文庫

武功部十四 有禮 軍整 持重 禁暴 專命
軍矯命 戰死 示必死 軍車入賊

有禮一

增太公兵法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
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吳子兵法曰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司馬兵法
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
綱禮法正則入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有禮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有禮二

增左傳曰莊公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註凡師行必告廟之主以行故曰治兵於廟得此師之禮

有禮三

原不拜 長揖 禮介冑之士不拜為其拜而獲拜也
威行 弟達 禮班朝治軍涉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服民 齊眾 左傳晉殺舟之僑以能軍訓戎

增昭果毅 習威儀 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易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示 聞喪而還 左傳晉侯教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

又曰陳成公卒楚人將伐軍旅之容介冑之色

陳聞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

禮記晉侯之使伯綏行成晉人

介冑有不可犯之色

殺人有禮

殺之非禮也

旅有禮

無禮必敗

軍容

戎容

戎政貴

戎政貴

戎政貴

戎政貴

明 軍容尚肅 堂堂之陣 棣棣之容 **增** 免胄趨

風 執榼承飲 左傳卻至三遇楚子必下

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

有禮四

原 戰所畜 左傳禮樂慈 戰之器 又申叔時曰禮信戰

所由

軍整一

增 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繇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軍整二

增 後漢書鄧禹傳曰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又岑彭傳曰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三國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爲將嚴整常置科于左右案以從事 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誕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 又李光弼傳曰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視 又高崇文傳曰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闢始崇文
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受命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
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徇入成都師屯
大達市井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軍整三

原 衆整 戎肅 左傳晉欒鍼對楚子重云好以衆整

無犯 不掠 問漢書漢王入關秋毫無犯後漢書世祖

乘大驪馬 好以暇 正以治 左傳欒鍼對楚子重云好以衆整

臣對曰如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治 左傳欒鍼對楚子重云好以衆整

掃門宇 滌盆盎 宋岳飛傳曰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

盜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渴未得通問
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原 更衣還女 送絹酬禾 吳志孫皓嘗夏口兵候獲美
于今所誅者曹氏百姓何罪不得繫老弱穀人不知
渭濱安堵 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悉大衆由斜谷出五丈原分兵屯田整不喪列傳
耕者難于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舍不為暴 藝舍不為暴 行陣齊整 袍仗精整 代五

史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鍾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
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
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禮步騎二十四軍跳

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
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

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伐桑棗 若負霜雪 唐書曹王臯大十三戰師所

武功部 開盤類 卷一百一十九

軍整

四

傳曰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

軍整四

不聞人馬聲

宋史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

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歸語人曰瑋見甲士三千邀與俱

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見甲士三千邀與俱

不拆屋餓死不鹵掠願又兵飛軍令嚴肅卒夜宿民開門

餓死不耕夫荷鋤觀以通鑑宋紀韓世忠每出軍必戒

軍整五

文韓愈文曰歷百城而饋餼皆辭居一夕而牆宇必

葺憩林適去墜果猶存徑田疾趨滯穗不犯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瓜下無一跡

持重一

增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

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

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

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

勿追此用兵之法也又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持重二

武功部

持重

持重

五

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陣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唐書輔公柝反詔李孝恭討之公柝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踟躕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又魏元忠傳曰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又來瑱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又郭子儀傳曰賊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

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通鑑唐紀曰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通鑑宋紀曰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

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禪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
威以張寡勢

持重三

原縱馬

射雉

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

晉書

賊杜曾

自定乃止後漢吳

惡之

自于後

射雉以安眾心周訪

漢軍士

激怒有

項自定突擊大破之

宣王欲

與戰帝

欲令持重乃令骨

鯁臣衛

尉辛毗

仗節制之乃止

朱同有

武勇江

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勝耳

同曰兩

敵共對

惟當忍之我忍是將軍擊賊何以勝耳

紀曰秋

青風骨

奇偉少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既補

戎行持

重有謀

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為將正部伍明

賞罰與

士卒同

饑寒勞苦雖敵降犯之無一士

敵後先

者故摧

克敵名動殊俗為國虎臣

原不

生事

宜養威

曰平生

為將撫

眾而已吾為將乃能嗣傳曰忠嗣本負勇

五代史

梁臣敬

新勝太已吾為將乃能嗣傳曰忠嗣本負勇

南翔切

諫以謂

新勝太已吾為將乃能嗣傳曰忠嗣本負勇

之兵宜

持重以

謂新勝太已吾為將乃能嗣傳曰忠嗣本負勇

大擊吳

楚吳楚

饑數挑戰終不出夜後漢王霸傳曰賊

至帳下

亞夫堅

臥不起安坐不動周亞

挑戰霸

不出方

享士作倡樂賊坐帷講論據牀指

射營中

霸前酒

樽安坐倡樂賊坐帷講論據牀指

麾漢書

張奐為

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度遼將軍門煙

斬渠帥

諸胡悉

降晉書張重華傳謝若無事稍安陰使

車冠白

幅秋怒

曰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馳擊

之艾左

右大擄

勸艾乘馬艾乃下車

據胡牀

指麾賊

以為有伏兵不敢進

坐門部

分士後

漢孔融傳曰融數百人流矢雨集

武功部

分士後

漢孔融傳曰融數百人流矢雨集

坐門部

分士後

漢孔融傳曰融數百人流矢雨集

沙金卷之二十一

禁暴

武功部

附錄卷一百一十九

持重
禁暴

禁暴救亂曰義 又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禁暴二

增後漢書公孫述死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虜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唐書高宗文傳曰崇文過興元兵有折逆旅七箸即斬以徇 通鑑唐紀曰李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又曰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宋史曰宋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

度使曹彬等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
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
害 通鑑宋紀曰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
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
天下除暴豈可效他君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
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元史曰元太祖二十二
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奧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羣
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
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又曰元世祖帥
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

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
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又
曰元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
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
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
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
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
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巾晏然民不知兵 又
曰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
有三事不殺人不害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

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為行兵者之法 說選載北征記
曰永樂親征阿魯台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
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
魯台餘脅從之眾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
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
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又曰永樂北征旋
師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
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
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禁暴三

原齊眾 整軍 執禁以齊眾 武德 嚴令 左傳楚子

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糾暴 戢暴 糾暴糾察

和眾豐財月令申嚴號令 增 斷首 打胷 唐書郭晞

也安能保大而不 唐紀曰王建入成都署其將張勳為馬步斬所使使積

節度使不敢劾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唐紀曰王建入成都署其將張勳為馬步斬所使使積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破之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抗王師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武功部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州監貢丞卷二百一十九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禁暴 置榜 公營而右將士人

置榜論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凡遇

井刊木記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原斬祀殺厲堙

者井堙病也祀神屋也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

制敵師必有名兵先率義裂帛書令持符

告譯通鑑宋紀曰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於高

忠姚樞制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罪請宥之姚

活秦州通鑑宋紀曰陳希亮知鳳翔府于聞使入朝過

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書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

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

將焉用彼將整烏合之眾必在有威訓鷹揚之師

豈宜不戰

禁暴四

增將臣之良唐書李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我來

梳汝兵來毘汝脆弱調永順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

于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毘汝矣

禁暴五

增勅漢光武勅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倚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武功部

出監領函卷二百十九

禁暴

七

專命一

增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專命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潁川盜賊羣起徵拜伋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

專命三

原師利專行

君命不受

三國志魏鄢陵侯彰乘勝逐北至桑乾長史以士馬疲又

授節度不得過代違令輕敵彰曰帥師專行惟利所在縱敵非良將也又諸葛亮數挑戰司馬宣王亦表請戰使辛毗持節制之亮曰彼本無戰情請戰者示武爾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不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出界討逆

刻石紀功

後漢書李章為琅琊太守處興而海夏長思反囚太守處興而

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出界兵不擅發章按劍曰逆虜無狀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無恨遂引兵斬獲三百餘級此何可忍若之

表紀功

大夫出境

魏志太相表鍾繇守司隸持節出境有可以

師在制命

守坐擅誅

威專命則不孝註謂太子帥師

後漢任延為武陵太守
春秋之義
人臣之節
唐書劉仁軌傳曰時蘇定方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武功部

援便國者得專之扶餘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
又曰時詔劉仁願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仁
輒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與
代新至者未習萬一生變誰與捍之仁願曰
詔耳仁願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
便屯願不俟朝命不待奏請通鑑宋紀曰理
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募壯士迎蒙古兵光
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光祖
殺魏絳戮揚干僕朱祐受秦豐降之僕公怒曰
揚干無所逃罪至於用錢臣之罪重請歸死
跌而出秦豐降檻車送洛陽吳漢勿祐廢詔
朱祐傳秦豐降檻車送洛陽吳漢勿祐廢詔
帥之任帝不之罪

專命四

增非凡所見漢書陳湯既領外國與甘延壽謀曰郅支
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無金城強弩之守如
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
守不足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延壽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專命五

增奏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
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
分之以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

軍矯命一

增唐書李晟傳曰朱泚反李懷光陰與泚通帝議幸咸
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

武功部

增唐書李晟傳曰朱泚反李懷光陰與泚通帝議幸咸

專命軍矯命

五

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
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
之通鑑唐紀曰節度使李錡反常州刺史顏防用客
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
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
營斬之

軍矯命二

原擅發 承制 漢書段會宗擅發戍已校尉兵有詔許
東守來歙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
印
鄧艾拜官 宋均置吏 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

禪行驃騎將軍司馬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後漢書馬援討
五溪蠻宋均監軍援卒均以道遠士病乃矯制命呂种
奉詔書入募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斬
大帥而降為置吏而還取馬益軍入山諭盜後漢書
自劾矯制世祖嘉其功
宮擊公孫述眾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詣岑彭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漢書廣漢
羣盜起拜孫寶為益州刺史親入山谷諭告羣盜承
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歸田自劾矯制
破竹 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 兵符示信 是謂臧
凶 豈宜刑放 苟利便宜 則非專制 宜准灋論
無從公贖 且不稟命 其何議功 陳湯誅郅支
奉世擊莎車 漢書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首及名王
以下谷永訟湯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報
十年捕誅雪邊吏宿耻云云又馮奉世字子明持節送
君係萬里難制之虜云云
武功部 曰監頁函卷二百十九 軍矯命

大宛客遂以節諭告諸國王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蕭望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後法不
宜封上善之
上將誠爲擇利
監軍未可與權
士師雖許專征
君命誠難擅發
請雖切於利便
名自貽於矯誣
在師律而貴貞
豈綸言之可贖
以信事君節當慎守
用權制敵利在從宜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戰死一

增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戰死二

增左傳曰箕之役先軫黜狼曠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又曰襄老死於郟不獲屍
又哀公十五年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檀弓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通鑑唐紀曰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

遂溺海死 唐書來濟傳曰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結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 通鑑宋紀曰夏人陷金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 又曰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召諸校曰城圯壞難支妻子不可爲賊污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 又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許翰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約姚古及張灝俱進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

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 八編類纂曰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帥諸兵拒於淮揚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通鑑元紀曰徐壽輝攻九江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

守臣往往棄城遁獨李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賊兵入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劒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明典故紀聞曰交趾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爲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又曰僉事毛吉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

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污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真忠臣也生不受錢死不受污真廉士也弇州史料曰張玉隨燕王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燕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匝燕王死戰得解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沒拊膝錄曰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功宋忠敗泰中

流矢血被甲尚慷慨裏血與聚力戰陷陣俱死之

戰死三

增刻木葬

結蒲葬

鮑三國志曰曹公領兗州牧擊黃巾

如信形狀祭而哭焉通鑑唐紀曰將軍高重捷與此

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

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

盡哀結蒲為與喪歸為轉歸漢書灌夫傳曰父孟

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歸願取吳將報父讐也

少牢長被血以戰飲血轉戰通鑑宋紀曰敵犯祠以

吏視葬被血以戰飲血轉戰通鑑宋紀曰敵犯祠以

又曰范天順牛富守樊城四年及城破天順仰天歎曰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

戰死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無

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一生者無一降者通鑑宋紀曰楊業與契丹戰敗

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尹玉從還報天子勤王軍敗

死無一子還者宋史曰尹玉從還報天子勤王軍敗

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王力屈被執死餘義貫幽魂

兵猶夜戰殺入馬蔽田間無一降者義貫幽魂

德光往業見孔

戰死四

死寇死衛國家並見創被體而死不仆通鑑宋

李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羣信以短兵接戰恒

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

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怒氣勃勃如生張順等

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通鑑宋

轉戰百二十里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

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甲

武功部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戰死

元

渭執弓矢自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創六箭
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
唐書曰吐蕃以累
世戰沒為甲門
戰死五
甲門

增詩唐邵謁戰城南詩曰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
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
留長聲嗚咽城南水 杜甫苦戰詩曰苦戰身死馬將
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
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
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杜牧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
戰中箭身死詩曰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

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

示必死一

增說苑指武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
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
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
也 又曰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
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 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
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又曰指敵忘身
必死則生

示必死二

唐書張說傳曰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
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
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
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又李
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寺北
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
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
今日不陷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
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

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
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吳斬首六萬級填
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南唐何敬洙傳曰周
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
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
門自守耶

示必死三

原焚舟

背水

左傳孟明伐晉濟河焚舟

復渡也漢書韓信為背水陣破趙軍

示必死

不

塞井

湛船

塞井夷竈皆示必死

漢書

示必死

不

陷白刃

中庸

祗金革死而不

厭

示必死

不

聯鐵鎖

布鐵藜

武功部

開蓋頁

示必死

示

八編類纂曰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
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艦聯以鐵鎖以示必死又曰
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弼以鐵鎖之大校李復鼓衆
以亂軍擊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機世忠將
所部追擊至臨瀋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
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
敢返顧皆死戰則勝臨難無免視死如歸苟免難李
大破之斬復戰
陵答蘇武書三軍其可敵乎誰能禦之躬探甲
之士視死如歸
有將戰內刀於鞞增內刀於鞞積薪於門唐書李光
劉錡在順昌鑿舟沉之謝天子無去意置家中積薪
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和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書
名相服書名手足治兵備史料曰劉景韶以前鋒犯如皋
至公呼諸將歎而盟書其名相服曰是戰也不利我

必死之諸將人人奮兵略纂聞曰任參政環初同知
蘇州值倭寇東南承平久吏民不知兵革賊至輒奔潰
公獨練訓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冑策馬先之遺體
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
不可棄也茲用志庶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原整無敵之旅勸必死之
夫歌虞殞具含玉破釜甑燒廬舍吳伐齊齊公孫
殞陳子行命其從具含玉皆示必死漢書項羽渡河
破釜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必死無還心于是大
軍破秦統率先之卒誓以忘身握尚右之兵示其必
死

示必死四

據胡牀坐壘口通鑑宋紀曰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
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
武功部

去

單車入賊一

後周書于謹傳曰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款附 隋書曰劉權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軻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元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元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元單騎造其營謂

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南劔安撫 唐書契苾何力傳曰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馳入其部諭曰朝家知爾誑誤遂及翻動使我賞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 宋史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武功部

計監貢品卷一百十九

單車入賊

三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宋史岳飛傳曰黃佐降岳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又韓世忠傳曰既破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眾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 兵略纂聞曰孔侍郎鏞知高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莅任纔三日

郡兵先已調發眾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乃單馬自往諭賊迄終任賊不復出

單車入賊二

原渤海清平

單于驚喜

漢書龔遂字少卿渤海盜賊並起拜遂為太守遂未至郡

先以書諭賊

魏志裴潛字文行拜代郡太守

造壘並降

入家不害

廣陵賊

單于驚喜

單于驚喜

造壘並降

入家不害

廣陵賊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魏志裴潛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裴潛字文行

開曉禍福遂安即降又李大亮傳曰大亮為土門令
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
遂相率降單騎入陣單騎衝陣大兵略纂聞曰常遇春從
布陳郡遂破汴梁進攻河南元兵五萬屯洛北征略定春
春發一矢敵遂當先大呼入陣敵以二萬士從之遂盡殺
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又曰東丘
侯花雲從賊上於臨濠使將兵略郡邑悉平又曰東丘
騎前行遇賊數千人于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
曰此黑將軍也蕭王推赤心杜畿出不意後漢書
銅馬封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安世祖輕騎按行降者
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相投死乎
魏志河東民衛固謀逆荀彧舉杜畿趙憲示威信
為太守請單車往固不意固伏誅
陳眾以義諭簡陽侯相不肯受兵單車之部吏欲不納
意示威信乃悉降于憲廬江七賢傳陳眾辟州從事
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眾請以恩信曉諭降之

乘單車往賊所以義告
諭臨素服名德即降眾

單車入賊三

增身至壁撫諭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眾數
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
反懷古知其誠以不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或曰
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
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驚喜歸所掠出降
免胄見酋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
屯涇陽軍繞萬三萬人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
曰敵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誠左右請以五
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
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敵難持滿待子儀
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
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書好如初

軍行險道一

武功部
崇監領卷一百十九
單車入賊軍行險道

唐書李光弼傳曰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
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
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
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
拒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
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略纂聞曰嘉靖十六年
阿向據凱口固爲亂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持三
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
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能爲猿猱上絕壁
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足爲指爪

人腰四徽一劒約至木憇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
附緣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
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
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
壯士應命者復繇木間爬緣而上至固頂適爲賊巡徼
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劒斬之鳴鑼代爲
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
下人累累而起至固者可二三十便舉火發銃砲大呼
曰天兵上固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
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

軍行險道二

水險

道惡

後漢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可入從壺

解船不得上

薄人

漢武帝責楊僕曰破遂進壺頭賊乘高守

期薄左傳不待

越太行

大將軍征導軍知大夏留匈奴中久從

馬懸車越太行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險後漢王霸治

布土築亭障自代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險後漢王霸治

道深行無人之地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險後漢王霸治

下將士皆攀木懸崖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險後漢王霸治

道五將失道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險後漢王霸治

將失道陵獨遇戰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險後漢王霸治

古之為軍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國高仙芝率兵深入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業懼追及手挺磨擊人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史趙適傳曰晏州酋卜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遣土丁捕獐數千頭束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火攻三火獐計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軍行險道三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車行馬驟毛髮栗然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僅可容兩馬人馬輻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里過均兒山路險如雞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行馬驟毛髮栗然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武勇然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祥應一

增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間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伐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冬啟乃必有兵

祥應二

增後漢書耿恭傳曰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

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以為神明遂引去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羨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載記曰呂光討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後周書曰太祖志在討侯莫陳悅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

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眾然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唐書曰肅宗至平原郡路傍忽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祥應三

增 冰泮 冰合 晉書載記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至水泮清和濟軍流斯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唐書王方翼傳曰初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無舟而冰一夕合時以為祥 烏噪 兔舞 唐書李敬業傳

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孝逸後軍蘇孝祥率奇兵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孝逸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溪擊之敬業置陳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 顧唐書吐蕃列傳曰蕭鳳為河西節度留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蕭鳳方分援吐蕃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吐蕃引去吳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雲似蓋花如龍祖故紀聞曰明太兔舞大破吐蕃 雲似蓋 花如龍 祖故紀聞曰明太城下乃知五色雲見城地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為龍紋鱗至紫荊所醫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為嘉兆 **原** 牙中 **梟** 鳴 梁上鷹集 晉書謝艾討麻秋梟鳴牙中艾曰梟王敦反虞潭于木縣得宗人太姓數萬赴國難有野鷹集屋梁眾大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 祛衣示水 麾扇反風 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廿九

祥應

七

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馬前疾走管仲曰祛衣示前有
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豁從右涉大濟詳征伐北齊
書曰陸法和征侯景將任約至赤沙湖逆風不
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即反于是大潰約軍

舟中紫雲牙上宋書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中
色開霽有紫

雲牙上刺山泉涌祝井泉溢漢書曰武帝
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北齊書曰平鑒

為懷州刺史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過西寇尋而
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乏水眾大懼南門內有一

井隨汲即竭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泉湧溢
羣魚躍水雙龍挾艦南史王僧辨傳曰僧辨討侯景

懼僧辨再拜告天風遂止有羣魚躍中江而風浪引導
賊望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祥應四

增止雪反風唐書王琰傳曰開元中降蕃叛勅琰帥并
州兵濟河以討琰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明曰竣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眾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

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者分為二道此雲
竣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駝馬牛羊甚眾

無知乃為賊瑞王又朱滔傳曰滔與田悅王武俊各僭為
笑曰此雲無知黑氣狀如鬬雞五代史曰劉鄩攻同

乃為賊瑞耶黑氣狀如鬬雞五代史曰劉鄩攻同
救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

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火光正圓
自空而墜自空而墜上曰太祖攻遼方進師有火光正圓

拜將士莫不喜躍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祥應

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武功部十五

神助
俘獲

軍勝
受降

追擊

神助一

增隋書曰漢王諒反周羅喉副楊素討平之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喉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北齊書陸法和隱於江陵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

便發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
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 太平御
覽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為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
一石而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
齊苟兒反率眾攻城猷乃遙禱請救戰之日有田老逢
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已晡騎舉稍
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馳及日破賊餘有數百騎如風
一騎請飲田老問誰曰吳郡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
中祈禱無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士偶泥濕如汗
唐書曰江西都團練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

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眾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
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
連黃沔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又裴行儉傳
曰行儉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
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
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眾皆
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又王峻傳曰王禕討奚於幽州
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峻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
嗟異陽伯成上疏請封峻墓表異之乃遣使祭峻

神助二

武功部

神助二

神助

蜚鳥下河水合先史記燕園即墨田單令城中必祭

宣言神來助今日當有神人為我師無卒入臣可為

入必稱神後漢王霸字元伯從君誠無能單曰勿言出

濟後從者皆恐至漢王霸字元伯從君誠無能單曰勿言出

渡遂前比至河水果合霸欲安眾令曰前遂詭曰水堅可

也祠子產祈鍾山劉聰討李世祖悅霸謝曰神靈之矩

兵助梅賊營大獲鎧馬兵有懼色矩年矩詐降夜襲言神

王師部陣齊整又八公山上草木皆戴記曰堅入寇望見

色鍾山神奉王道子聞堅入寇及堅以威儀鼓吹求焉秦伯

祈凝之禱氏左傳秦伯以璧及堅祈戰於河若有力焉秦伯

攻郡疑之不設備入淨室請禱詔諸特夢周何廟

佐曰大道許鬼兵相助遂為恩所害天子討賊並乘朱航

奉太乙旗周何二廟神兵曰吾助天子討賊並乘朱航

靈漢書武帝伐南越禱告太乙命曰增蔣帝神報敕

霍山神遣語梁書曰帝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

忽有雲如織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

馳詔追停火一時遂靜帝怒命載獲欲焚蔣廟當神上

未嘗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修謁深自踐阼帝懼

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臣無雨長遂挫敵

人亦神之力量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宋

目觀焉唐書曰高祖初起師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宋

老生陳兵拒險義曰高祖初起師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宋

句魏運不給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

助爾帝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

笑曰此神不欺八月已卯雨果霽山去城十餘里有陣雲

霍山辛巳引師從八月已卯雨果霽山去城十餘里有陣雲

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

寂曰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神助三

武功部

明日母大郎死柳宗元龍城錄曰唐神堯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吏擊龍門賊母端兒
夜過韓津口時明死我輩勤亦不初澄於小橋下有人
語言明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初澄於小橋下有人
七人再拜起泣言某二人漢兵也奉東嶽命岳神管押
亦自感傷兼欲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憩
姓氏俱笑言將軍貴人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倉
惶辭去云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煙蔽
天而過神堯默喜明日破賊發七十三矢皆中而復得
其矢先為佐聖主所向至止雪反風應四見祥旗不露
靈亦先為佐聖主所向至止雪反風應四見祥旗不露
韜不濡又高標芝傳曰西北二十餘國皆屬吐蕃天
為三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山為柵兵九千
守之城下據婆勒水川會川漲不得度僊芝殺牲祭川命
士人齋三日精集水潭士不方渠青蛇又楊朝晟傳
甚信既涉旗不露不濡士不方渠青蛇又楊朝晟傳
節度使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
而流朝晟築防環之遂為得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

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妄言有神呼野中又康承訓傳曰初龐
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勳之遁懼眾不軍妄
勳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聞廟廷甲馬號令
吳越備史曰壬午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
三萬人以救無諸是行也宿衣錦軍武肅王廟廷有聞
甲馬號令之聲郊野數夕而止及接戰于閩淮若有扶
人視我師周遍郊野數夕而止及接戰于閩淮若有扶
其首者三金史太祖本紀曰遼都統蕭紇里副都統
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
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

軍勝一

春秋提要曰召陵以義勝城濮以威勝鄢陵以幸勝
蕭魚以善勝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
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
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又曰善戰者
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
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
爲勝敗之政 又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
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
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
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

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又曰知勝有五知
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
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
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勝兵若以
鎰稱銖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吳
子治兵篇曰兵以治爲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
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
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
雖絕成陣雖敗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

兵尉繚子兵談曰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又戰威篇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闢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司馬兵法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

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管子曰用兵者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垣朝九牛而刀可以莫也鐵則刃游間也漢書高祖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淮南子主術訓曰文王知而好問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又兵略訓曰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

軍勝二

增後漢書吳漢傳曰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

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唐書王君廓傳曰君廓從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 又執失思力傳曰薛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耀兵磧北而歸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自日中至是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

長安 又李晟傳曰晟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王佖傳曰晟在師必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必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 五代史曰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又曰梁軍已登無石山
莊宗遣李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
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
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 通鑑宋紀曰
王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
戰必捷 又曰趙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
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
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
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又元紀曰徐
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

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
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
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
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
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弁
州史料曰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李文忠救
之令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敵盍
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
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
囂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

富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
乘馬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
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
之城守兵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
遂大潰 兵略纂聞曰也先攻居庸羅通與少監潘成
指揮趙玟謀曰賊所恃者鐵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
後賊可破也衆皆曰善敵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
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
吠爲號通多用鹺蘘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使夜不
收持鹺蘘雜投敵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

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燒賊
營鼓譟舉火砲四面擊之賊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
縛益急營內賊騎盡驚又爲鐵騎所制不能馳人馬自
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三戰三捷 又曰曾銑嘗令
人製疎孔竹簍數千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賊至銑
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其旁賊至渡河馬
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伏兵乘之因以大勝 說選平
夏錄曰傅友德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
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
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

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敬懼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又曰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師敗績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通鑑梁紀曰弘農王楊渥遣劉存等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典故紀聞曰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

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軍勝三

原天幸人喜晉師往歲克敵今又勝鄢天幸**慮敵**
保勝後漢書世祖使左傳宮謂之云常勝之**築京觀**
狃蒲騷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一戰而**
霸七戰皆獲有文之教也畢萬匹夫也以七戰皆獲
昔陳今鄭左律右鉞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鉞以先凱

樂于 元凱平吳 鄧艾伐蜀 杜預封 戰勝之後 常勝之家 陸遜與關羽書戰勝之後常若 取威定霸

成霸安疆 銘書大常 獻捷太廟 周禮夏官司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郊勞有司勳詔之唐

太廟又告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子鼓洪爐以燎毛 齊太公 髮傾五岳以壓枯朽 又曰 雲撤席卷 霆埽風除

左思魏都賦曰剋剪方命吞滅咆哮雲撤板換席卷虔 劉左思 唐書突厥傳贊曰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

始內阻三年縛頡利獻北 太原一勝 渭南三捷 談叢曰熙寧中賜契丹金增召二府觀焉眾謂天子修

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方平獨曰宋與契 丹戰大小八十一陣唯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陞

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與忠

武將罷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戰于渭 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

塞旗蹈軍 揚兵擣壘 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崇文 神又郭子儀傳曰子儀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

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顏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 人馬萬計思 六戰皆克 一轡無返 唐書唐璿傳璿

明州入洪源谷璿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 謂麾其下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

軍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弟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 築京觀而還吐蕃將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其無比今願識

對曰洪源之戰足將軍多殺賊臣切營田河發 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 道 漂血丹渠 唐書郭子儀傳曰安慶緒聞王師至遣

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中輕騎子儀從後擊塵且 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武勝 軍勝 上

全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僞尸相屬于道
又馬麟傳曰吐蕃寇邊詔麟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
麟引還間關轉關至鳳翔圍已合解甲出戰背城陣
城守率輕騎追之斬
數千級而丹渠
中以和元年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璠使唐弘夫設伏
賊疏陣而多張旗幟乘高步騎鼓而前璠以銳卒數千當
發眾皆驚曰暮軍四合麟戰龍尾坡不測眾寡陣未整伏
薛仁貴傳曰仁貴仗璠過去會戰龍尾坡斬之威動京師
餘人拔其城因仁貴進攻扶餘城身率士遇賊輒破殺萬
餘既降他四城宗元皇武篇曰哀凶鞠頌鋒螭斧蟾
摧株搏兔柳柳宗元皇武篇曰哀凶鞠頌鋒螭斧蟾
若摧枯勢如破竹陸贄論李晟兵曰剪易若摧枯
管書杜預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八遇八克

三遇二克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與寡戰白水澗八遇
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
契苾何力傳曰何力討龜茲擒其王遣左衛郎將權祇
甫狗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
服刻石紀功而還周書文士人種樹一曰太祖旌破齊神
武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曰太祖旌破齊神
十三戰皆捷二十年始捷自通鑑宋紀曰副旌破齊神
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達金史陳
和鋒者陳和帝時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
前鋒甲上馬不反顧是日四百里破八千眾三軍之士
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
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
而不流言破敵也
朱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
滅潞子
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晚近關任馮異則拔天
武功部

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未三旬而定
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
粵報敬懼原天益疾色有憂戰左傳晉厲公侈與楚
范文子憂之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師敗績
變列子憂之曰襄子攻翟勝而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
乎勝非其難猶有憂色亦有天幸楚師敗績晉文
持之為難猶有憂色亦有天幸楚師敗績晉文
與壯騎先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而諸將常坐留落
耦不

軍勝四

北府兵晉書曰劉牢之字道堅沉毅多計畫謝元
軍將之最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勝號為北府兵
之外有二十七最十三曰賞罰足澡渭水之恥李靖
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

傳曰突厥部種離時帝方圖進取靖以兵部尚書為定
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孫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
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數
恐靖縱謀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降
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靖以步卒五千入絕漠然卒降
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
襄古未有輩足深勝則以家貲賞又馬燧傳曰燧計
吾渭水之恥矣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彈私則賜麾下德
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
初將戰燧約眾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彈私則賜麾下德
宗嘉之詔出度支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傳曰元和
錢五千萬償其財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傳曰元和
中詔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劉潼有伺隙取勝史曰
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傳曰元和
周德威老將常侍重以挫人之
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將
軍則遣人代行執手禮示優遇之意

軍勝五

武功部
武勝
軍勝

增詩晉謝朓詩曰北拒溺驂鑣西戡收組練 又曰長

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張景陽詩曰折衝樽俎間制

勝在兩楹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曰負鄙為艱縱則不

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肢披

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監 又晚秋聯句詩曰雨

矢逐大狼電矛驅海若摧鋒若猛兕超乘如猱攫策勲

封龍額歸獸獵麟脚踏朝賀書飛塞路歸鞍躍

增頌晉陸機功臣頌曰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

偃齊如草 **增**表後周庾信賀平鄴都表曰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

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唐元稹賀誅吳元濟表

曰拯遺眈於溝瀆非聖不能埽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

又賀誅李齊表曰風行號令天助機謀斬此鯨鯢破

茲梟獍 李商隱賀幽州破奚寇表曰坎三鼓而河流

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鴟懼喪林兔忙迷穴無

舟掬指有地僵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蹙不啖淮山

之鶴後隊仍窮

增牒唐柳宗元為裴中丞牒曰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纖

縞當彊弩之初孤豚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

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懽

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

增檄唐祖君彥爲李密檄云瀉滄海而濯殘螢舉崑崙而壓小卵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輦之氣霆鬪而電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燄勢均破浪攻甚決河 又曰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

增書後漢延篤與段紀明書曰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反雖齊桓之制服流沙霍將軍之身到祁連茂以加焉

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李師道狀曰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聞崖岸之阻

追奔一

增春秋提要曰已去而躡之曰追 海錄碎事曰追北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爲北說文云北乖也

追奔二

增左傳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吐谷渾寇邊李靖出崑丘

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至走嶂山數千里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里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鬪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潰又羅士信傳曰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通鑑唐紀曰龐勛引兵擊康承訓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五代史梁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又曰周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

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於柏鄉橫尸數十里

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追奔三

原拔旆

倒戈

晉人犇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局

基教也

拔旆

晉人犇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局

注山名也

趙充國

周山渡水三晉敗齊師于鞏遂之

重渡湟水道

趙充國

周山渡水三晉敗齊師于鞏遂之

走窮寇緩之則

勿追

不逐困獸穀梁曰戰不逐奔

如追逃

猶逐北

宣子曰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逐北李

追犇逐利

彼竭我盈

逐倒戈之徒乘破竹之勢

追奔四

增遏其歸逕

宋書袁淑傳曰如有決壘漏網遂

一日

夜馳二百里

唐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敗宋金剛于柏壁

宿于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

俘獲一

增左傳

曰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

其五帥

魏書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二月車駕至鍾

離軍士擒蕭鸞卒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民何罪於是

免歸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

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

武功部

端監類卷二百二十

俘獲

十七

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
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
加禮遇寬乃裁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
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
驗裴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竹帛所
載何以加之八編類纂曰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
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唐書
尉遲恭傳曰竇建德營板渚時王世充兄子琬使于建
德乘隋帝廢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恭請與高

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
又曰恭從秦王擊王世充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恭大
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五代史曰梁軍
圍晉太原有驍將軍陳夜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
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
言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
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
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
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又曰周德威
圍劉守光於幽州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

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墮馬遂見擒 宋史太祖紀曰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 遼史聖宗本紀曰統和十二年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 兵略纂聞曰王守仁與宸濠戰於湖上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戰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賊兵遂大潰次日賊兵既

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俘獲二

原勿佚 猶遣 書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曰若祇如此易敗爾亮縱之使更戰七擒七縱而
頸斷頭 軍至何不降 張飛曰破劉璋獲嚴顏呵之曰人
斷頭將軍也飛怒令斬而頭顏容色不變曰所
夷俘 傳所頭何為怒飛壯而釋之引為客也
虜獲賢王 縛廣武 信廣武君李左車至
麾下者信解縛束向 俘寶玉 賜繡被俘厥寶玉
武功部 尉獲 尉獲

後漢李忠獨無所掠世祖賜還生口嫁生口武威
之太驪馬及繡被詳軍素安曰還之示中國優貸也
華歆得賜生口出而嫁之孫盛曰施舍自出人君孥戮
天澤而刑所屬當公言以彰
後周書侯莫陳崇傳曰崇隨賀拔岳征伐萬俟醜奴
奴率餘眾奔高平崇與崇驍騎中於馬遂上岳岳醜奴
悉披靡莫敢當之入賊中益集遂大破醜奴於長坑及
馬及寶劍余當賞之驍騎益集遂大破醜奴於長坑及
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賜金帶清關馬
數日暉以原鮑叔釋縛種焉遣獲叔管仲平堂阜鮑
金瘡卒為渡遼將軍有口
字景伯為渡遼將軍有口
見獲悉遺之羌胡乃來降
韓信事太史慈為孫
策所執問以進取也
綽中有謂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傳曰今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吳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漢書高帝紀曰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諸
左右高帝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
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
王攻破楚王信迎謁因執之
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索城九十里逆遣
吏田慮先往降之疏勒去兜題到兜題左右皆驚懼奔
用命若不降便執之疏勒將兜題到兜題左右皆驚懼
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執之疏勒將兜題到兜題左右
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兜題到兜題左右皆驚
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勒為王國人以為大悅
三國生擒二萬唐書蘇定方傳曰王國大悅
國皆生執其王又郭子儀傳曰子儀從九師廣平王
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子儀傳曰子儀從九師廣平
川彌巨舍賊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背夾攻以長刀突
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背夾攻以長刀突
萬級牛多執村民聽贖儒士等與羅渾擊大戰於
武功部
監貢為卷一百一十

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
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軍中亦有老弱及婦
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乃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為
以來竟不知何罪通鑑宋紀曰元世祖中統二年詔
軍中所俘儒士高智淵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
如翰林學士高智淵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
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

俘獲三

增擇體肥者令左右分啗通鑑宋紀曰宋慕容延釗進
將張從富等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帝聞之遣使諭從富
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
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歸其少健者令充朗騎
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
遂克其城乞二虎賁護俘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擒
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
為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俘獲四

增詩唐王昌齡從軍行曰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
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韓愈征
蜀聯句詩曰逆頸盡徽索仇頭恣髡鬚 柳宗元平淮
詩曰左翦右屠聿擒其良

受降一

增左傳曰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

武功部

鼎監頁

受降

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于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後漢岑彭傳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

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 又曰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閩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

並即款附 唐書李靖傳曰靖攻蕭銑率輕騎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又李孝恭傳曰孝恭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 又李光弼傳曰上元元年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旣夕還軍留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

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野戰命將來襲必許以死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又馬燧傳曰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合軍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

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
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
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
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
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 又范希朝傳曰
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
部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又
劉仁軌傳曰百濟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酋領沙

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
効即給鎧仗糧糒孫仁師曰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
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 通鑑宋紀曰金張林據益都欲歸附以自固
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
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
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謹結爲
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
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
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

東總管 又曰韓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曹成成方為岳飛所迫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通鑑元紀曰英宗時諸王怯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

受降二

原係頸 畫狀 秦王白馬素車係頸以組降漢王于軹道旁 魏于禁降關羽 歸文帝慰諭遣請鄴高陵先令於陵屋畫關羽戰衣 主降 受服 寇司龐德積怒禁降服之狀禁遂薨焉

主降也 服降也 陷堅 摧剛 去殺 來降 增揭碑 築

館唐書張仲武傳曰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海錄碎事曰鄧太后令築南北兩部質館注築

降質以受 原執茅旌 奉璽綬 伯公羊傳云楚子圍鄭鄭

鸞刀以逆莊王何休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

而暢乎末所以籍不齋誠副至意鸞刀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也

有和鋒有末所以籍不齋誠副至意鸞刀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也

祖降奉觀漢記云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

甲積兵甲宜陽城 百萬口 萬餘人 杜預集序云預

西與熊耳山齊 東觀漢記世祖曰馮異軍門以計代戰

兵于江男降者百餘口 萬餘人 杜預集序云預

一當萬 東觀漢記世祖曰馮異軍門以計代戰

人皆來 築城受 發車迎 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無

武功部 謂監貢承卷二百二十

受降

受降

錢從民賈馬民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
無罪甘人夷愛其來畏其眾易王傳之三何至騷動疲
狄之去者射之愛其來而惡其去也禽逆前來者不射唯
有去者射之愛其來而惡其去也禽逆前來者不射唯
衛司馬逢迎司馬保蘇其眾欲令黃巾乞白起坑漢
降者皆自縛迎蘇其眾欲令黃巾乞白起坑漢
朱雋字公健攻黃巾黃巾乞降雋曰秦項之際人無定
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納降無以賞勸討之足
以懲惡武安君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于長平後賜劍死
郵杜謀而來服而舍而傳示之以整使謀孫布詐
程普殺吳將孫布指揚州詐降王凌請兵迎之滿寵
擊破之吳程普殺降者數百人凌遣七百人往迎布夜掩
皆使投火即自病瘡百餘日而卒不犯順如受敵
卓師云受降如受敵

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
赤子迫于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諭釋之詔
潼就館而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
行營副元帥討之唐書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
駁守關鄭抗守慈之移檄黨安廷珍守晉光朝原面縛
銜壁肉袒牽羊乃還冬蔡穆侯將許以州降鄭侯救許
于武城許男面縛銜壁大夫哀穆侯將許以州降鄭侯救許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以逆曰孤不天不
能事君也敢不唯命是聽伯待以不死誅不愼服觀
孤之罪也君懷怒不唯命是聽伯待以不死誅不愼服觀
漢記云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
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
耳不能愼厭也服舞干而格因壘而降舞干羽苗
者不愼厭也服舞干而格因壘而降舞干羽苗
兩階七旬有苗格文王伐崇軍三旬受降景帝欲侯
武功部而脩德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受降

于禁泣斬背其主而侯盧降景帝欲侯之不守節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昌稀降于禁諸將皆以當送太祖禁又與

稀有舊禁曰諸公不聞今乎圍而後降不當赦雖舊不敢

失法泣殺降有禍犯順不祥者李廣所以不封侯相

下見傳再駕而降滿日而受文王伐崇再駕而初霍

光使楊稷毛晃屯交趾曰賊圍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

過乞降璜不許而給其罪及吳陶璜圍之日未滿而糧

救不至乃受降與荀吳事正類也陳衆譬諭郭淮

訊問後漢李憲屯蒲山楊州牧歐陽歙攻不克廬江人

史每羌為立祠號白馬從事郭淮為雍州刺史而穆子不

受羊祜放歸與吳人請降穆子至咸稱其神明羊祜

增脫帽抱馬素服乘驢車後漢耿秉傳曰秉與竇固擊

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

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為通侯當先降之

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曰今怒被甲上馬其固

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詔今不至請往泉其首固

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足降秉將如受敵遂馳赴

安得惶走車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如受敵遂馳赴

亦歸命遂定車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如受敵遂馳赴

鄒乃亦降遂定車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如受敵遂馳赴

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曰取充州量何大

之冠帶飲之以酒鄒辭以量小乃素服乘驢曰取充州量何大

乎膝行請命泥首待罪唐書高祖曰取充州量何大

李勣合圍之撤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敵營曰高祖無忌

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下馬再拜觀敵營曰高祖無忌

等曰梁勢窮即舉眾降入張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五

史曰梁亡莊宗入汴張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五

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至壁諭降州縣以書諭降唐書

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復至壁諭降州縣以書諭降唐書

古傳曰始安賊歐陽清等大喜悉歸沒州縣以懷古為鑑

州都督身至壁撫諭情等大驚喜悉歸沒州縣以懷古為鑑

武功部

受降

宋紀一曰張同里欲戰則出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
淮悉平汝同里欲戰則出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
右軍都統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申脰就鞅蹴足
入紆魏志王制屯洪州彈壓盜賊飛申脰就鞅蹴足
言申脰就鞅蹴足入紆魏志王制屯洪州彈壓盜賊飛
叱咤聽聲就鞅蹴足入紆魏志王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黑闥敗洛水魏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敗洛水魏結
蕩有恐殘賊肅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敗洛水魏結
吉討之有悅賊夜奔赦罪衆乃不信建成至獲復傷
鄉里若妻悅賊夜奔赦罪衆乃不信建成至獲復傷
禽黑闥唐紀曰高仁厚討矣乃縱囚散或縛其渠長
旦仁厚謂降者紀曰高仁厚討矣乃縱囚散或縛其
吾心或有疑藉汝曹欲遣前汝行乃取渾擎旗倒繫
行至汝曹居寨中疾呼曰羅渾擎旗倒繫之每
至新津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
至新津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

衆縛阡能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
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
年今遇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
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
日五賊單騎造壘單馬詣營曹唐書曰王國良反拜
皆至遣書曰觀將軍非敗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將
臯使我可以降國良大得書請降然內尚首鼠臯即
遇我者則造國良大得書請降然內尚首鼠臯即
稱降者則造國良大得書請降然內尚首鼠臯即
爲昆弟則盡焚在一軍愕曰有識動曹王國良迎拜
土門令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
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書歸順字號歸聖軍鑑通
唐紀高仁厚討阡能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
出命釋縛溫言問之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妻也
厚命釋縛溫言問之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妻也
獄云如事得實則免不然盡死某民阡能之妻也
知汝如事得實則免不然盡死某民阡能之妻也
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尚書來汝曹
武功部

昇僂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與觀羣臣哀經
徒跪以降繼及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
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請命而後降又曰周世
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者
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
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
遣人請命于景
景許其降乃降

受降四

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繫頸求活投戈乞降

碑唐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

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綿竹

